

寶藍色的夜

冬天夜晚的鬧市攤位上，因為突然的冬雨把客人都驅散了，這是個生意不好的夜晚，父親趕緊收攤，以免衣物打溼。木匠出身的父親，做任何事都有匠人的講究，攤位的擺設與貨車的車斗內容配置，總是整齊有致，他會用木工製作一些收納的格子與掛東西的小層架，他把茶葉罐子拿來放電燈泡與電線，就不怕燈泡打破。大雨也不能打亂他的規矩。所有衣物逐一擺放平整，幾百件衣服鋪滿了三輪車的後車斗，父親要我們躺在衣服上頭，然後他展開一張超大的帆布將孩子與車裡的貨物都包裹起來，只留了側邊一些小洞作為氣孔，車斗頓時陷入漆黑，接下來的事我全憑感覺與猜想。

父親必然是坐上了三輪車的前座，所謂的三輪貨車，也就是半截摩托車車頭接上半截鐵製車斗，摩托車頭上方有架設一個遮雨板，但行進中那塊板子起不了什麼作用。我聽見父親發動摩托車撲撲的聲音，車子緩慢向前，我們的身體也隨著車身移動震動了一下，因為身體下頭就是用塑膠袋包好的衣服，身體摩擦著塑膠袋，會發出窸窣聲，雨打在帆布上，滴滴答答，我想雨應該變小了，雨聲變得如同琴音，滴，答，滴，滴，答，我的手指在黑暗中輕輕敲動，啟動腦中旋律來驅散內心的不安，我怕黑，怕封閉環境，平時陪父親收攤回家，總是痛苦地度過這四十分鐘車程，我繼續敲打手指，在塑膠紙上發出ㄎㄎ的聲音，這時聽見妹妹跟弟弟說話，那時弟弟還沒上小學，卻很喜歡聽相聲錄音帶，他們兩在讀某個好笑的段子，弟弟輕聲笑了。

我可以想見外邊風景，從豐原鬧區到我們住的山村，父親總是走那條最筆直的路，因為路上有他喜歡的地點，賣骨董的攤位，賣金魚的店家，音響店，以及吃宵夜的清粥小菜，還有某些可能只有他心裡才知道的特殊地點，總之，他日日走這條路，白天時我們從山村出發，夜裡就從市區返回，往返於這條街。小小的車斗就是我們的家，弟弟跟妹妹不知道是不是有種捉迷藏的心裡，在黑暗中玩了起來，孩子的笑語刻意壓得低低的，像是秘密，而我們躲在車斗裡也是秘密，不只是為了躲雨，父親說，後座是不能載人的，警察看見要罰，其實我知道父親更怕的是他根本沒駕照，年輕時因誤同伴誤觸未爆彈被炸傷了眼睛的他，幾次考駕照都沒有通過。但開三輪車是合法的，只是若後座又載了三個孩子，警察難免還是要上來查問一番，父親對警察有本能的反感，因我們之前未有攤位，都是做流動攤販，成天被警察開單，若能減少與警察碰面的機會，那當然要避免。

路很寬敞，中間有分隔島，我猜想那條路是許多鄉鎮通往市區的必經道路，所以道路兩邊有很多商店，離開市區的邊界，有一座天橋矗立，那對我而言極其神秘，高高的橋在天頂上，有許多人在上頭走，因為我們總是開車經過，很少上去那座橋，也不知橋的用途，但其中一個出口下方，有一座餐廳，那個餐廳有兩層樓，照今天的說法就是美食街，但那時誰會有這種概念呢，兩層樓有四五家餐廳，要吃什麼就到某個櫃位去點餐，然後拿到中央的座位區吃飯，那時

這簡直是太驚人的點子了，父親帶我們去過一次，我還記得我們點的是蛋包飯，那對我們來說也是不可思議的食物，看起來是個蛋包，叉子搓開，裡面有番茄醬口味的炒飯跑出來了，我總是一下一下地用叉子去搓它，喜歡看米飯一點一點露出來，我再一口一口去吃它，飯裡有青豆仁，紅蘿蔔，小蝦仁，我想還有什麼呢，下一口，出現了火腿片。

我們只去過那麼一次，當時父親就說，「店開在這種地方一定會倒。」我問父親為什麼，他說，「這種地點只有開車的司機會吃，但司機看到這麼大的餐廳，會以為很貴，根本不會走進來的。」

後來那個餐廳真的歇業了，很長的時間，那個頂讓的布條一直掛著，布條底端的繩子脫落了，「頂讓」這兩字隨風飄蕩，有時會看到「丁言」，於我而言彷彿是一個密語。

雨又落下來了，我想起父親在前座，必然已經被四周濺入的雨水打濕，他的視力不佳，視物本就吃力，大雨裡恐怕更吃力了，我想父親應該穿著雨衣吧，但臉上都是雨水，他有時會用袖子去擦臉，以防雨水瀰漫了眼睛。

雨勢間歇。

這暴雨彷彿有節奏似地，一陣急一陣緩，弟弟妹妹好像什麼也沒聽見，他們此刻玩的是故事接龍。

我聽見父親的聲音。

「阿龍啊，這裡是你最喜歡的骨董店。」父親喊著弟弟的名字。我可不記得弟弟最喜歡骨董店，因每回到了這裡時，弟弟早就睡熟了。我想父親的意思應該是指，上回父親從古董店標回了一箱玩具車，那才是弟弟最喜歡的。

車斗突然微微彈跳，我知道，這一帶正在維修道路。

「阿文，金魚店到了。」父親又喊。

養魚的小店，店面雖小，漁貨卻應有盡有，以前父親常會到那兒去看魚，妹妹阿文確實是喜歡魚的。

然後經過一個小轉彎，感覺到車身的尾勁，父親開車極慢，但車斗太重了，感覺每個轉彎都有翻覆的可能。

父親應該是下車去買消夜了。清粥小菜的店，開到凌晨，是屬於夜歸人的店。節省的父親會為我們買一些粥，蔥蛋，地瓜葉，紅燒豆腐，醃瓜。有時生意好才會加菜，改成蚵仔煎蛋，豪氣一點，還會點上一盤紅燒肉。

父親又上了車。

車子繼續往前。

路面變得平順，我依然聽見塑膠袋的聲音。妹妹又做了一個塑膠枕頭，讓弟弟枕著睡，那窸窣聲音在我腦子裡會形成一種記憶的回流，在各種窸窣聲中，我們又回到了批發大拍賣的場子上，母親不在場的時候，沉默的父親獨自一人搬貨，上架，我們小孩會被要求在攤位前假裝客人，因為沒有人會去光顧沒客人的攤位，即使是小孩也是人氣。

然後七八點鐘，客人慢慢湧進來了。

人多的時候，我就要上台幫忙，收錢找錢，或者么喝。

那於我是極恐怖的時刻，站在台上，眼前黑壓壓的人群，不知道他們要往何處去，你得用一種聲音，用幾個詞語，像招喚那樣把他們喚過來，因為唯有如此，我們才能把堆積如山的衣物賣掉，才可以賺錢還債。母親只有在周六才會回來幫忙，其他日子我得爭氣點，為不擅言詞的父親招攬客人。

我總帶著這樣太過敏感細膩的思慮，想著母親平時是用什麼樣的幻術，令那群一直往前推擠的顧客突然轉向，走進我們的攤子呢？我模仿著母親，但總覺得不像，可是一個單薄瘦小的女孩站在那台上，光禿禿的電燈泡映照著她的臉，她顯得瘦弱可憐，她扯著嗓子，喊著些「大特價，不買你會後悔。」「一件一百九兩件三百五，買到賺到。」「老闆跑路，倉庫失火，打折打到骨折。」這些女孩自己都不甚了解意義的話語真的令人群轉彎，湧進了我們家的攤位。

又是一陣顛簸，我想，已經來到社口了。

「這裡是犁記喔，今年中秋節爸爸再去排隊買月餅給你們吃。」

跟我猜測的差不多，這個地區也老是在修理路面，而路邊就有一家每到中秋節就會排隊排好幾天的月餅店，我們家不過節，但中秋節父親會去排隊買母親最愛吃的犁記月餅，我們也有口福。

那時我突然理解了，父親在前座喊著那些地名，他是擔心我們害怕。

我內心感到一種奇異的苦痛，父親話少，但如今與我們有一段距離，臉上被雨打濕，拚了命想要睜大雙眼，澄清視力的他，突然變得像媽媽，饒舌地一一為我們指出回家的路已經到達了什麼地方。

我是個不會哭的孩子，但內心被一種比淚水更可怕的东西占滿，淒風苦雨中，車斗內是溫暖近乎炎熱的，小小的通風口並不透風，我熱得敞開胸口，感覺到心臟跳得很快，就像我在台上叫賣時，我的臉總是紅通通的，因為我得壓抑多大的羞恥感，才有辦法站到台上，拿起對我而言過重過大的麥克風，腰上纏著布袋子，我使勁說著台詞如一個驚腳的喜劇演員，我叫賣因為我想要賺錢，我想要快快我們家能還債，媽媽才可以回家。

為了平息自己內心的感覺，我望著距離我不到十公分那片帆布，父親以這塊帆布壟罩我們，以免我們外露，防警察，躲風雨，我察覺車斗裡的黑，不是全然的黑，而是一種寶藍色的黑暗，在暗中透著很深很深的藍，彷彿光已經貼在帆布上，只等待一個恰當的時機就要透露進來，把黑暗點亮。我凝視著那片寶藍色的黑暗，又感覺那顏色其實是深紫色，它以一種奇異的方式，沿著市街，沿著縣道，沿著路燈，沿著霓虹燈，或者路過的車頭燈，那黑暗不斷變換著顏色，但卻始終被黑色纏繞，那些顏色無法穿透黑暗，只能將黑暗變形，寶藍，深紫，靛青，墨綠，霧藍，絳紫，然後又回到深深深黑。

「再十分鐘就到家了。」我發現父親已不再呼喊弟妹的名字，我知道後半段是說給我聽的，或許是說給他自己聽的。或許，在許多個我們也沒有跟去的夜市攤位上，他都是一邊自言自語一邊騎著三輪車回家的。我又驚恐起來，堅強的

父親，一天只睡三四小時的父親，永遠在路上，在攤位上，在各種買或賣貨，搬貨運貨的路途中的父親，即使被破產襲擊，即使母親離家，兩人假離婚，即使仍必須住在四周都是債主的山村裡，能每天挺直腰趕，繼續做生意的父親，是不是也有著慌的時刻，他那些彷彿囁語的報路聲，會不會根本只是要說他自己聽的。

我想起一次我們全家到東勢菜市場去賣衣服，那個場子是早上四點就得到的，因為五點後車子根本開不進去。而前一天我們從豐原收攤回家已經接近深夜一點鐘了，我們是每個月初三十七在東勢菜市場，每個周末在鹿港菜市場都有攤位，而每天晚上在豐原也有夜市攤位的，我父親全年無休，每月還有六天的早市，只要有早市的日子，他就會失眠，幾乎只眯一下下，就得起床。菜市場一早上可以做五六萬生意，對父親來說，犧牲睡眠根本不算什麼，我們在幾個小時內賣掉幾百套衣服，嗓子喊到沙啞，包貨收錢收到手軟，之後收攤，在開五十分鐘的車回家，路上大人小孩都睡翻了，一向充當爸爸的指路人的媽媽也睡著了，只有會失眠的父親與我還醒著，我突然看見父親輕輕搥著自己的臉頰，他可能打瞌睡了，我趕緊跟他說話，我問父親，這裡是哪了啊，父親當時就是用那樣近乎自言自語的語調對我說，「這就是那個賣蛋包飯的大餐廳啊。」

我緊縮的心臟好像更縮緊了。

我幾乎可以聞到田野的氣味，我聞到竹林的味道，或者那些都是錯覺，可是父親說，「穿過竹林就回家了。」

那片竹林是我最愛也最怕的，因為無論到哪去，只要想離開山村，就得經過竹林，道路未整建前，那一片竹林充滿了鄉野傳說，各種想像得到的鬼都可能出現在竹林裡，可是一但離開了家，要回家前，也必須穿過那片神秘的竹林。

穿過竹林就到家了。

可是我害怕回家。

車子會先轉下一個斜坡，再穿過一片我們山村的小竹林，進入刻有穎川堂的山村族長的大戶人家空地，轉彎，經過刻有石敢當的石頭，進入小巷，就來到了我們的家。

因為族長的倉庫不久前被偷，我們家門前才剛裝好一個路燈，父親停好車，我聽見他的腳步聲，他鬆開扣著帆布的皮帶，嘩地把整片帆布掀開，各種顏色的黑暗都退去了，街燈下的老家門前亮亮的，大門緊閉，我們會從側門進入。有一小空地就是爸爸停車的地方。

到家了。

有一種黑暗，是在黑暗退盡，光明來到之後才到達的黑，它屬於肉眼可見的範圍，它屬於一種被生活摧折已盡枯槁，卻又還懷抱著一點點希望的人。

我們脫離了那個黑暗的車斗，離開了冬夜的寒雨，回到了所謂溫暖的家，但一

進入家門，流理台上還擺著沒洗的碗盤，沿著樓梯拾級而上都是玩具，到了二樓，到處衣服，書本，玩具，滿地的雜亂，那是一個沒有妻子，沒有母親，沒有秩序的家。